

# 抹不去的深秋记忆

(组章)

■仙源竹韵

## 割豆子

哗啦啦……哗啦啦……

满地金黄的豆叶落了，光秃秃的豆杆高举一串串金铃铛，在风中，在空旷的原野里唱着丰收的赞歌，向人们报喜。

黎明时分，我和哥哥啃着凉馍，腋下夹着镰刀，紧跟在娘身后，准备刈割满地的希望。

沙沙沙……沙沙沙……

太阳挂上树梢。我们的镰刀不住向前，身后留下豆铺子一行行，母亲早已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豆荚尾端的尖尖角把我和哥哥的手早已欺负得伤痕累累。

魂儿，早已被泡泡酸、香马泡的馨香，活蹦乱跳的蝗虫、蟋蟀们的体香勾走了，便忘了疼痛，和蝗虫、蟋蟀们赛跑，身后飘来声声呵斥。

梦，带走了蟋蟀的歌唱和焦黄的体香，打麦场上黄澄澄的大豆成就了我和哥哥的求学梦、鼓了农资肥料老板的腰包和牛儿们香喷喷豆料的梦想。

## 掰玉米

酷热。刺挠。口渴难耐。一股脑儿向我袭来。

一头钻进青纱帐，便没了人影。胳膊挎着巴篮，只听见咔嚓、咔嚓的响声，一个个玉米棒簇拥在一起，窃窃地说着喜相逢的悄悄话。

把掰下的玉米倒在地头的架子上，一篮篮、一趟趟，脸上汗珠一串串，脸上、胳膊上血印一道道，臂弯里红红的勒痕一道道，便是掰玉米的真实写照。

喀嚓，折断一棵清脆的玉米杆，坐在地头享受片刻的甜蜜；偶尔发现三两个尚未成熟的小玉米棒，掰下来交给娘，有了再次品尝嫩玉米的馨香，便是最好的回报。

那房前屋后、树上树下的一片片金黄，便是农村人用勤劳的双手，以玉米做颜料，画出一幅幅豫东乡村丰收图。

勤劳，成就了梦想；甜蜜，成就了记忆；渴望，成就了动力。

## 撒化肥

深邃的天空，飘来月的光华；喔喔的啼鸣，打破了黎明的沉寂。

碳铵，是农村人侍弄黄土地的常客；尿素，则是农家人贫瘠土地的贵宾。

我端着洗脸盆，紧跟在父亲身后，闻着黄牛身上的麦秸味儿、刺鼻的碳铵味儿和潮湿的泥土的气息，一把一把把希望撒进了深深的犁沟。



一犁犁、一趟趟、一盆盆，脚酸了，手臂麻木了，额头的汗珠随着老黄牛粗重的喘息声滑向了新翻的黄土地。偶尔发现深埋在泥土中的豆虫，便是我最大的收获，因为它使我闻到了原始的农家烧烤的扑鼻香。

现如今，碳铵早已成为人们远古的记忆；复合肥，则是农村人的座上宾。父辈们“吁、吁……，喔、喔……”的使役声，似来自遥远的天籁，在我的耳边久久回响，豆虫焦黄的体香已成为我今生难忘的记忆。

## 打坷垃

炙热、坚硬如磐，便是儿时坷垃地里的全部。

一家老少，一字儿排开，向满地大大小小的敌人宣战。俄顷，叮当有声，狼烟四起，一个个山头被攻下，一个个敌人迎面扑地，融入脚下的黄土地。蓦地，哥哥发现了一个隐藏在泥土里的敌人，揪着耳朵，扭着胳膊，当头一棒，便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

叮当、叮当的打坷垃声，奏响了欢快的劳动乐；啪嗒、啪嗒的汗水，把脚下干渴的土地浇灌。

农村人，脚踩着黄土地，供奉着黄土地，最后，头枕着黄土地，成为一捧黄土，奉养着自己的子孙们，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 削（豫东音 sū）红薯片

月牙儿偏西，院子里只留下斑驳树影，乡村在夜的摇篮里睡着了。父亲围着一堆红薯像是在变魔术，我躺在娘温暖的怀里，分享着父亲的喜悦，听着那传唱了无数遍的梦中歌谣。

太阳出来明晃晃，母亲挎着巴篮，在刚刚出苗的麦地里，洒下一地白花花的希望。我在坷垃旁为鲜红薯片支起了速干通道，只盼它们早点晒干，千万别落在雨地里。

夜半时分，铅灰色的云落在半干的红薯秧子上，沙沙有声。地上半干的红薯片，躺在地上像丢弃的婴儿。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一家老小一字儿排开，伸手摸拾带着白影的宝贝，一片片将它们捡起，捡拾起全家人一年的口粮。

清贫的日子度日如年，农村人只盼吃饱穿暖那一天；累并快乐着，为了土里刨食；红薯窝窝头的甘甜，让人回想一年又一年。

有树、有水、有花、有鸟，不信请跟我来体验一下这里的风光。

下了一夜的雪在清晨悄然而止。六点我便踏雪出发了，路上行人寥寥，路灯不知疲倦的发出柔和友好的光芒，洁白的积雪盖住了晨跑的小路，我真不忍踩踏那圣洁的雪地，但同时我又窃喜，是我第一个留下一行脚印。听着脚下的沙沙声，和因受压发出的咔咔的雪的呻吟声，仿佛又回到了打雪仗，堆雪人的调皮童年。对面河边的杨树和松树的倒影，在水中映出一副朦朦胧胧的印象派大师的油画。没有完全被雪埋没的杨叶，艰难的抬着头，呈现出千奇百态的形状。因为夜里没风，所以高大挺大的马尾松下没有一点积雪，一个个圆圈的围圈树而成，显得神秘而又奇特。当第一圈快要跑完时，我忽然想起了柳宗元的江雪，不禁纂而吟出：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更有晨练人，独踏贾鲁雪。

我跑着跑着，月复一月，一直到冬去春来，当具有完全生命力的小草探出头，露出稚气的小脸时，寒冷的冬天依然余威犹存，那彻夜的狂风至明不止，迎着风跑，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粗壮伟岸的白杨树，像做操一样，摆摆头，弯弯腰，而一株株拥抱不住的马尾松，则轻蔑的摇摇头。大地微微暖气吹，草色遥看近却无，几只早莺争暖树，浅草才能没马蹄，当那不知名的野草，开出大片大片紫兰色的小花时，阳春三月来到了。春姑娘开始用她那神来之笔描绘万紫千红的画卷。

这是一条清新的小道，这是一条养生的小道，这是一条迷人的小道，这是一片净土，是适合晨练，享受晨练的理想之地。

## 机遇只垂青 坚强的人

■谢新旭

提起歌手韦唯、毛阿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说起金炜玲，很多人都会一脸迷茫。但 25 年前，从歌手的知名度而言，金炜玲的名字要贯在韦唯、毛阿敏之前。

25 年前，为选拔歌唱人才参加一个国际性声乐比赛，有关方面举办了全国青年歌手选拔赛。在这个赛会上，金炜玲、韦唯、毛阿敏等选手同台分别演唱了同一首歌——《绿叶对根的情意》。评选结果是金炜玲第一名、韦唯第二名、毛阿敏第三名。在金炜玲看来，选拔赛的性质决定了她必将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确定为参加这个国际性声乐比赛的选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最终，有关方面决定让选拔赛第三名的毛阿敏代表中国参加比赛。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让金炜玲猝不及防，仿佛一下子从山巅跌进了深谷，从此无法自拔。很快，金炜玲离开了歌坛，结婚生子，开起了饭店，过起了和自己热爱的歌唱事业毫无关联的生活。

其实，此后的 20 年间，金炜玲一直难以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她不仅因此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和焦虑症，甚至还一度要自杀。她在放弃与继续奋斗的纠结中度过了 20 年。

2010 年，金炜玲决定带着多年的积蓄到北京谋求发展，以图东山再起。但时过境迁，已经没有人认识这个曾经艺压韦唯、毛阿敏的歌手。她努力了两年，了无所获。此后，她又一次次参加各种选秀节目，展示自己的歌唱天才。但在激烈的竞争中，她始终未能如愿。

这个故事是我从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节目看到的。它让我在唏嘘之余，感叹颇多。

面对“失败”，金炜玲和韦唯选择了不同的人生态度：一个逃避现实、一个迎难而上。也许，就是这种对待“失败”的不同态度，决定了机遇垂青于谁，决定了人的不同命运。

## 女儿的奖学金

■邱志强

“我的奖学金发下来了。”中午吃饭时，女儿宣布了这个对我家来说期待已久的好消息。

在中招考试中，女儿考了 610 分，以全县前 50 名的成绩顺利进入县一中。开学伊始，因一些企业赞助，就传出了为全县前 100 名考生发奖学金的消息，消息的准确性也从班主任那里得到了证实。从那时起，女儿就盘算起来她的奖学金怎么花了。一会说孝敬老妈给老妈买个项链，一会说给自己买学习用品。每次她想买什么东西，她妈不想给买时，也总会大方地说先预支她的奖学金。等到教师节那天，女儿和其他一些同学也参加了县里举办的企业助学捐赠仪式，可奖学金一直没有发下来，直到今天这个好消息才姗姗到来。

当女儿把 3000 元奖金递到她妈手中时，把她妈好一阵激动，连说没想到俺闺女也挣钱了，接着一家三口就放下饭碗讨论起这 3000 元奖学金的用途来。“本来想向女儿说的那样买个项链，可家里现在没钱，暂时先不买了，先用这钱给闺女买一套过冬的衣服吧”。她妈首先开了腔。“给你和爸爸也添件衣服吧”。女儿懂事地说。

“买衣服 1000 元差不多够了，再留 1000 元作为家里的花销，剩下的钱怎么花呢？”平时挺会精打细算的媳妇“犯了难”。“星期天的时候买些礼品去看看爷爷奶奶和姥姥吧，也让他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我的建议一出口立即得到了女儿和媳妇的响应。

“我能不能再提个要求？”女儿小声地征询我们的意见。“我的同桌春花是从农村来的，家里条件很不好，每次吃饭都舍不得买菜，经常只吃一个馒头，我想给她点钱让她能吃的好一点”。得到我和她妈的允许后，女儿开心地笑了。这时我突然发现，平时娇生惯养的女儿慢慢长大了，懂事了，我为有这样一个充满爱心的女儿而深感欣慰。